

翁同龢
日記

翁万戈 编
翁以钧 校订

第五卷

中西書局

翁同龢日記



第五卷

翁万戈 编
翁以钧 校订

中西書局

目 录

光绪十一年乙酉(1885 年)	1945
光绪十二年丙戌(1886 年)	2031
光绪十三年丁亥(1887 年)	2119
光绪十四年戊子(1888 年)	2211
光绪十五年己丑(1889 年)	2291
光绪十六年庚寅(1890 年)	2377

光緒 十一 年 (1885)

乙酉元日晴清晨有雲氣日出和暖待漏西朝房辰初三刻

上詣

慈甯門率三公百官行禮余等先到外朝祇候辰正三刻

上御

太和殿受賀宣表如儀迺詣賢良祠

先公位前叩頭 廟祝毛姓在彼丑年今易一壇官吳姓者往持拜於城

城官出城祝蘭孫壽拜同邑諸君未初回寓入時天明先拈

天香在

真容前行禮

初一日晴黎明登車 辰正齋詣園子監 咸治二年先公李銓立階後

在致齋所敬誅已初合署官畢集余上殿行釋菜禮復回福

光绪十一年乙酉(1885年)

乙酉元日(1885年2月15日) 晴,清晨有云气,日出和暖。待漏西朝房,辰初三刻上诣慈宁门率王公百官行礼,余等先到外朝祇候。辰正三刻,上御太和殿受贺,宣表如仪。退,诣贤良祠先公位前叩头。庙祝毛姓,在彼廿年,今易一坛官吴姓者住持。拜北城、西城客。出城祝兰孙寿,拜同邑诸君,未初回寓。入时天明,先拈天香,在真容前行礼。

初二日(2月16日) 晴。黎明登车,辰正齐诣国子监,盛、治二君先到,李继至,潘后来。在致斋所敬俟。巳初合署官毕集,余上殿行释菜礼,复同诣后殿及文公祠行礼,至敬思堂更衣,同诣彝伦堂团拜讫,还坐片时,余先散。拜客,午正归。饭后小憩,再出拜客,皆未晤。今年新例,户部出费,京兆送信,约定初四日在安徽馆九卿及翰、詹开坊翰林止。团拜,雅集一次,彼此不相投刺,以省繁文,主之者阎公、周侍郎、延尚书也,其实拜年者仍络绎,转不如顺路拜年之便捷也。周生霖来晤。

长门、澳门均有法船。谅山苏军获胜,法兵退。闻吴淞外有船游弋。

初三日(2月17日) 晴,午后大风飞尘。早饭,坐破车到卧佛

寺，与俗僧谈，复至夕照寺，寺僧法云能书而未读书，年六十三矣。再看画壁，陈松画松，王定昆写松赋。冒风而归。无客来。覆陈少希钦铭信。是日有寿皇殿行礼典礼，临时遣惠王恭代。

初四日（2月18日）晴，风止，早寒，已初到工部团拜，先以名片拜各司。各司上堂贺年，一揖。余答之，一一吹竽，不免折腰。是时到者不过十之二三，陆续至，已正二刻几于遍矣。徐小云来，午初同散。出城，诣程覃叔长谈，伊三、四子，一都察院经历，一中书科中书，已到衙门行走矣，其谬如故，而老态渐增，今年七十五矣。诣安徽会馆六部九卿团拜，到者才两桌，已而有八九桌，散时未正二，尚有数公未到也。拜廿馀家，归薄暮。

谅山于小除夕失守。洋信。法勾日本与中国启衅，日不从。俄与日使并上警商中分朝鲜，并亦未许。石浦岛有法船截我赴台船二只不得出。徐小云说。

是日午刻，上诣紫光阁筵宴蒙古王公。

初五日（2月19日）晴，稍暖。晨起和许鹤巢词，即以《半偈庵卷》赠之。已刻出城，过厂肆，入庙一看，携菖蒲一幅归。拜客，诣祁子禾招，在坐者童公、赵粹甫、孙、张两同直也，散时申正三刻。访晤徐季和，气概甚好，并晤鹤巢，长谈。

初六日（2月20日）（赏柑三十。）晴和无风。一起。是日上第一日到书房，余与同人在阳曜门跪贺新年大喜。辰初三入，讲《大学衍义》，三刻许还宫。已初二来，已正入坐，午初二退，饭后出。饭甚丰腴，近所无也。拜客归，祀神。司官程志和、江槐廷来回事。斌携字画归，赏之，内吴匏翁诗卷、篆题吴文定公诗墨，长二丈，壬戌十月，示其侄渊。成王临右军《十六帖》、子豫邸，藏经纸十幅，长丈六，刘石庵题“山阴启秀”四字，亦奇妙。董临《兰亭》，后有王孟津《复亭记》、附王昌绪临《兰亭》二。旧拓《史晨奏铭》，“家”、“秋”字全。此四件皆极可爱。又国初人字画十矮

幅，内惟程邃字、龚贤画知名，余皆不知，锡予款。亦可观。

初七日（2月21日） 微阴，旋晴，夜有寒气。无起。未作诗论，讲书而已，午初二退。归，同乡便饭，凡十三人，许鹤巢、王芾卿、徐雯青、李玉舟、庞纲堂、劬庵、杨莘伯、佛堂、殷厚培、邵子安、胡子立、叶茂如、叶叔谦。俞佑澜未到。申正散。得衡州十二月初八函。

谅山实已焚退，苏元春军溃，潘鼎新带兵赴前敌，其实出城也。冯子材兵亦溃，冯子材、王孝祺皆扎谅山南，苏在谅山北。南洋援台五船被法船冲散，二船泊石浦岛，竟被敌用鱼雷轰沉。二船，一澄庆，一馭远。吴淞恐不久有战事，法馆改用俄旗。香港英人守局外，例不借我子药，粤督甚窘，归怨于曾劼刚。

赫德友人约此月四日见茹非理讲说，今恐有变。

初八日（2月22日） 早晴，已阴，晚欲雪。是日孟春时享前一日，上诣行礼。一起。已初见起后，三刻到书斋，廛看节录《吕子》数页，写字、温书而已。午初余先退。邀童、祁、赵、孙、张五君饮，即前日同席者也，申正散。遣人问醇邸疾，自初五日起感冒发热，服犀角等，今日乃发疹满身。王允之、张承业看。

初九日（2月23日） 昨中夜大风起，其声动地，寒如严冬。无起。作诗一首，讲《吕子》节录及《大学衍义》，甚有所得，余写字、温书照常，午初一退。未饭即诣总署，在彼饭。未初英、美、德、俄、日本、日六国公使毕集，巴夏里、杨越翰、柏白傅。同来者不可得而记也，凡廿三人，坐至五刻之久，向来所无也。彼则一队貔貅，我则一群鹅鸭，嘻！客退即行，孙菜山随至，长谈一时许。斌携字画归，得见董香光仿倪树石眉公题、梦楼题。轴、卅两得之。钱南园楷书对、项墨林画帧，皆佳。又见金冬心隶书《女史箴》轴、恽王合璧册，恽花卉五页、山水四页、石谷园林一页，间有王题。恽南田松枝、王忘庵花果合卷，宋牧仲藏，朱竹垞诗。覃溪与刘松岚名大观手札卷、十一段。龚半千樊圻诸人小册。

初十日(2月24日) 晴,昨晚风止,今日午初又作,不下于昨,仍寒。无起。自辰初二抵,午初二退,作诗、讲书如昨。退,诣伯王处祝其赐寿,杯茗而退,尽到其书室、佛堂,甚雅。冒风拜客,遍东北城,申正三始归,惫甚矣。送伯王寿礼:如意,刻以一“寿”字;果席;乙未绍酒;粟。司官林文炳来告假回籍,谈台事,以为淡水财赋人文之藪,必不可守。

十一日(2月25日) 晴,风定。一起。满书毕即还宫,已初到书房看折,读熟书,写字,午初一退。径归,写字,仍乏。何子贞与崇雨舲往还诗札二册,好。

赫德友人昨日回信,茹斐理云若照津约,此外更无一事增添。庆王草三条,拟请旨行,商之醇邸,邸已首肯,今日命庆王、许麋身同诣醇邸面商。

十二日(2月26日) 晴。一起。读照常,午初二退。祝额小山相国六十赐寿,少坐即行。拜客,问醇邸疾,策马穿长安门归。申刻大风起,夜未已。

总署三条,奉旨依议。一照津约外不准添一事;一详细约定后,各即撤兵;一先停兵。

十三日(2月27日) 晴,风止,暖。是日起无书房,早间出城拜客,皆未晤。过琉璃厂,略到几处,见金冬心画册十二幅,甚惬意。王石谷仿黄鹤山樵小帧,佳。总兵徐邦道见农,戊辰年赠我骡者也,由通州来访,即日出都,而余适未归,孤此来意。统带楚军马队,提督衔,记名总兵,前署江南徐州镇总兵鑑僧额巴图鲁。

十四日(2月28日) 晴,午后大风,早间晴朗,夜止。黎明起,已初便衣偕斌孙到厂肆一观,买得伪秦斤一,薰坏石谷小幅。归饭。晚芝庵来长谈,坐我小阁,抵暮去。见王廉州《青绿山水卷》、论古,李勤伯物。《樊敏碑》、整表,永宝。得蒋文肃《塞上中秋》诗画小方、张天

瓶扇合幀，十一两。《两峰采菊》小幅，同上。斌为我致之。又刘石庵七言对。十二两。

十五日(3月1日) 晴，无风而天色濛濛。一起。是日保和殿筵宴蒙古王公，汉一品大臣照例入座。前日准吏部文开尚书翁、侍郎乌应入宴，昨日遣人入署，始知之。辰初入，辰正入坐，七八刻始毕。出访周生霖，谈数语。在殿中见福箴亭，闻关外消息。问醇邸疾已愈。访晤兰孙。夜祀先，收真容。初更大风起，竟夜。

记入宴礼节：蟒袍补褂，或白丰风或黑，帽或本色或染。余在右翼，以上皆蒙古王公，余之次则祁子禾总宪，汉人西边只余与祁两人。以下满付都统也。上至，跪进茶一叩，赐茶一叩，起立，拿酒者起，众跪，进酒一叩即坐，须臾赐酒至一叩，饮毕一叩，余皆坐，临起时三叩。

前日报镇南关失守，杨玉科阵亡，潘帅受伤，未知退扎何处。龙州吃紧，敌直扑之，冯子材、王孝祺、王德榜皆不来援。宣光将下不下，用地雷轰开数十丈，彼仍坚守。据报若彼援至难拔。

十六日(3月2日) 晴，早晨风止，清明，午初大风又作，自初九迄今，无日不大风也。黎明后起，写许诚夫表兄信，并汇一百金致之，托徐雯青携去。又致冯培之、林一先生次子，江西知府。刘芝田方伯书，皆为许兄也。是日午正廷臣宴，已初二刻至传心殿恭俟，又至朝房，然后会齐同入。午正上御乾清宫，时风起，殿内究暖，未初礼毕遂归。

廷臣宴礼节：年年不同，因记之。入座一叩，饭，细粉鸡子二。赏御僕一器一叩，内监进奶茶，略如进酒式。群臣不叩。赏奶茶一叩，撤膳及诸臣前桌席前虚空，皆引身长跪，俟膳撤毕，良久乃换果桌。赐汤圆五枚一叩，起身离垫三步立，是时进酒者入殿升陛，群臣即席，进酒者跪，臣皆跪，进酒者趋下，向上一叩，群臣皆一叩。进酒者赐酒叩头，群臣不叩。内监以绿玉爵进酒，略如进酒仪，内监在旁一叩。群臣不叩。少顷，

内监进茶汤，群臣亦不叩，赐茶汤清茶中有瓜子果仁。一叩，此时盘子东边向西，西边向东，交互而下。戏三出亦将毕，闻鼓声稍严即起立，在后者先出，在廊下一字排立，向上三叩头，趋下阶，后者先下。入时如此。仍向上排立。上还宫，群臣皆退。

晚邀夔臣过我小阁静谈片刻，遂晚饭，点灯三十挂于藤梢竹刺，亦可观，每十镫连烛才京钱八百文耳。惟回忆大川淀挂灯时，不禁肠断。

闻宁波口得胜，击其入口船二，一伤桅，一伤船腰，退去。十一日酉刻复镇南关。

十七日（3月3日）晴，无风，日色不朗。二起。是日初有书房，满书毕即还宫，已初一刻来，一切草草，午初一退。祝灵师寿，送四金，昨日晤谢，不得不补也。夜点灯，招童薇研、孙夔臣、张子腾饮，颇尽欢，子腾疾作，狼狈而去。

十八日（3月4日）阴，欲雨。一起。先还宫，已初二回书房，草草如昨，午初二退。出城拜数客，晤李玉舟。到财盛馆丙辰团拜，不到此者十馀年矣，同年皆白发，惟王子范尚无须也，坐至申初尚未饭，遂先归。孙夔臣之第二女忽拜妾为干娘，今日来欲见余，余却之。衡司来回磺斤成色好，而斤两短至三千，余未见之。

十九日（3月5日）晴，早晨无风，已午间风起，已而大作，尘涨天，声动地也，入夜未已。一起。是日开印，尚是半工，见起后始读，则亦匆匆耳，余先退。慰恭邸失子，未见。拜数客，祝麟太夫人寿，送菜四、点四。见而拜之即归。未正赴夔臣约，座有梁斗南，馀则童公、祁公、张公也，薄暮散。是日未刻西厂子看烟火，宴蒙古王公。四更风止。复萧企三函。

二十日（3月6日）（脱貂褂、染貂帽。）晴，午又风，较昨稍逊，然甚凉，晚止。是日整功课起，满书毕即入，有二刻功夫始回宫见

起。已初二来，补读古文三遍，膳后加讲《东莱博议》一篇，徐则如旧，退时未初二刻多，盖时刻则不能稍展也。入署治事。入春来两次到署，向来不若是之踈也。向来工部镫最盛，今年谕止之，因去年御史文海奏请禁也。

宁波口续来二船，经南琛、南瑞、开济三船及岸上炮台击退，南洋电盛称之。

廿一日(3月7日) 晴，昨黄昏大风又作，彻夜如吼，今晨稍止仍作，达晚微定，寒如三九，天气颇不正也。无起。讲书毕，作论颇顺，徐功如昨，未初三退，径归。晚福厚安来辞行，将赴平阳府任，长谈。

廿二日(3月8日) 晴，午风作略小，夜止，早寒特甚。二起。一切如前，午正先退。邀景师、芝庵、筠庵、莱山饮，未正集，酉初二刻散。

廿三日(3月9日) 晴，早间风作，不甚大，仍寒。三起。一切如昨，未初二退。入署，遇孙、敬二公。今日赫德到总署，必是法国复音，未知如何。得龚蔼人函。

廿四日(3月10日) 晴，无风，渐暖。二起。功课如昨，膳后作诗颇涩，未初三退。赴赵粹甫招，子禾、燮臣、莱山、薇研、子腾同坐，薄暮散。复雷纬堂、龚蔼人函。徐见农邦道差弁来，有书，即复之。得门人杨依斗书。筱亭，一，衡山县人，山东即用。

赫处回信，三条尚可依，惟斟酌有无变更及实在利益，尚须俟复音再议。基隆全退出，所有十三船移泊于补陀山及大赤山二处，意在窥镇海口。镇海十五、十七二次战后，十九小捷，覆其三小舢板。宣光仍未复。有我正修城云云。

是日午初斌孙举一女，皆平安。是日察典，旨下枢廷皆议叙，李、左、彭、王优叙，张、丁、刘锦棠议叙，曾、岑开去处分。

廿五日(3月11日) 晴,无风。晨入,偕同人于阳曜门碰头。谢折由内阁办,明日入。功课如昨。三起。甚好,未初三退。朱其恕仁甫,行四,云甫、翼甫之堂弟,叔彝之胞兄,浙江知府用同知,侯小舫之妻舅。解饷来京,晤之,送物,受金腿四。迈拉逊以其弟扎勒哈哩、凤墀,行五。穆克登布少若,行七。书物来,求作其先人魁将军玉墓铭,赠物甚多,却之,受书数种。皆新板,《三苏集》、《江陵集》。陈六舟臬使彝入覲来晤,须半白,貌加丰也。云豫、直、东交界寇盗充斥,须添兵捕治。又云河南南岸工程不可裁减。

廿六日(3月12日) 晴,更暖,无风。京堂引见。余与孙公同赴养心殿下碰头。张、松二君皆带引见也。功课如昨,作诗稍肯用心,照常退。曾君纪寿来见,其父国华,三河战歿,字岳松,行一又行八。以中书舍人候补,甚稳静,于经书甚用功。答陈六舟,晤之。

吴淞外有船二只,海泊往来要盘验,又有北犯之谣。皆未的。

廿七日(3月13日) 阴,未申间雪作,入夜未已,不知有碍麦苗否。三起,吴大澂、续昌。子腾以吏部过堂未入。是日回书房已正一,诸务匆匆,照常退,稍晚五七分也。周生霖冒雪来长谈。云有阮恒喜者,内府官,颇结中官刘诚印。

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,吴大澂为会办,与日本使臣伊藤议事于天津。

廿八日(3月14日) 昨夜雪积至三四寸,并融化者几五六寸矣,五更晴。踏雪入,树皆璀璨,此时野未透青,可资沾渥也,竟日无风,日气一薰皆化矣。三起。功课尚好,诗亦略好,未初三退。入署。无客来。

廿九日(3月15日) 晴,背阴尚积雪,南风甚暖矣。一起。大略如昨。退后出长安门,泥泞难行。拜杨伟堂比部,请其为留官课读也。伟堂盖研芬先生孙,其父余童时友朋也。归,甚倦,端午桥来未见。庆邸云外事颇不佳。

基隆并未退去，洋报谓近有战事，华军失利，伤千馀。宣光不能得，丁槐、唐景崧皆退，刘永福、黄守忠之兵溃散。镇海口外有港，为法所占。日本勾法，有与中国相持十年之语。广东钦州、廉州告警，调冯子材回广。

三十日(3月16日) 微阴，露日。二起，其一延煦也，四刻多，大略谓放李昱应归国。功课如式，膳后请作数行论，盖拟以论与诗折轮日间作，庶几以此替早晨一段工夫耳。每逢无起日方作论，恐此后每日有起，即不能作一字矣。照常散，竟归。得袁卿八日函，极言盗劫之多，民生之苦。又云吉卿虽愈，尚卧床，少精神，可虑也。夜梦比邻一极大园，有石飞空如龙，高数十丈，得一大玉印如斗，文曰“祥唐大生大省驸马都尉之印”。写南信，并奶饼一匣寄去。

是日始见朝鲜奉表，明发但叙戡定内乱，不及日本一字，甚得体也。

二月朔(3月17日) 微阴。卯正二刻坤宁宫吃肉，先四刻到朝房敬俟，余在第五列。是日肉偏热，遂割一脔食之，酒亦香冽，二刻退。京察一等人员引见起，初四方毕，一起。见起后始到书斋。巳初二上座，未读古文，时已晚也，膳后批折，闲话半晌，照常散。入署，请杨纬堂开馆，即日移居于余斋，余未陪饮，饮散始往一谈。本部主事余思诒又以二事具呈。一随堤炮营并图，甚精；一令美攻倭，并论速定和战之宜。

讲事，初四日听信，撤红江照津约即议讲解。镇海空炮台被击一座。

初二日(3月18日) 阴，欲雨不雨。一起。是日，因上库未入，辰正到库，先收安徽鞘八万五千，次放厢白、正蓝饷六万六千九百馀两，午初二刻毕。回家饭，饭后出城，答朱仁甫、杨菽芳宗濂，皆未见。诣兰孙，谈今日出科，已放阁学也。明日谢并请假十日。麟子何来，未见。拟于初六日行文直督，拨还前发款二万也。题恭声云《鸠江送

别图》。

初三日(3月19日) 晴,辰巳间大风起,晚止。二起。满书毕即还宫,来时却早,不过辰正三耳,补功课毕,馀照常,膳后作诗,子腾先退。散后为人作字,甚忙。

初四日(3月20日) (春分。京察圈单下,工部圈七页。)晴,辰巳间大风又起,抵暮止。是日醇邸销假,有起,吴大澂、续昌一起,军机。满书毕即还宫,恐成例矣,来已晚,仅讲书,馀如式。膳后作《墨卿赞》,游戏之笔也。退后入署。福箴亭来长谈。见文诗画轴、赠履仁。石田诗画临本轴。诗特妙。

讲事有回信,茹必得总署的音始画押。总署明日具折奏请也。邸今日语气稍异前日,有仍画线语。画线者,去年八条之一。此时谅山已失,何线可画哉?海口无事。日本伊藤博文者将递国书,今日到,不肯在津逗留,吴、续两君昨日又赶回也。

初五日(3月21日) (克王始来书房伺候拉弓。)晴,有风。一起。满书后讲二刻始还宫。来时较早,再讲再读,始写字温书也。退后答张朗斋提督曜、吴清卿付宪大澂,皆未见。清卿来访,谈良久,言枪炮须新式,正似汉学不可空谈,余颺其言。醇邸函来,云法事可作小收束,再俟远图,并馈菜八簋。临石田画,因爱其诗也,画系模本,不足观。

三条由总署陈奏,今日奉旨依议。英、俄争印度一地构兵矣。

初六日(3月22日) 晴,暖,无风。二起。先讲后还宫,再来巳初三刻,余先退。诣国子监,同人次第集,饭后始演礼,先诣门外看牲。牛二、鹿三、豕二十五、羊二十二。升殿西向立,就东阶也。六刻许毕。承祭官额勒和布未来。复至敬思堂小坐,先散。归,作画,无谓之至。

台北暖暖村被踞,我失营数座,尚不至如前日所传之多。

初七日(3月23日) (引见老人班。)丑正起,寅初登车,三刻

抵成均，同人皆集，分献官恽次远、陆蔚廷，又二翰林，不识也。少坐吃点心。寅正一刻诣庙，至致斋所，额相已到，即上祭。时微雪，甫齐班而雪大作，俄倾积帽檐半寸，地白，衣皆沾濡也。六刻毕，即更衣入内，冒雪行，迟至，则起犹未下，正读满书也。满书毕入讲二刻，来又早，功课从容。巳午雪止，无风皆化，约五寸许矣。退后径归，昨夜发病，今晨沐浴趋学也。作画。

巴雅里者，英之正使，庚申烧三山者也，昨暴病，二刻死。

初八日（3月24日） 积雪未消尽，午前见日，午后云阴往来，间洒雨点，晚晴。二起。内务府引见一等人员。二日又一日老人。功课匆匆，膳后勉强作论数句。入署，路泞。祁子禾来。仍临画，借此习静也。

宣示广西诸挫失，潘鼎新革职；王德榜未建寸功，并未赴援，革职查办；李秉衡护抚。日使伊藤言亲递国书，总署不允，又不欲在天津议，总署亦力持。此二事伊亦活动，但称须有凭据，于文书后批“不错”二字云云。此覆本所言，伊藤尚未见面。

初九日（3月25日） 早浓阴，巳初大风起，晴朗，微凉。一起，有引见。先讲后还宫，回书房早，未见起也，功课皆顺，照常退。径归。程鄂南观察鼎芬，新选甘肃平庆泾道。来，忽以师生见称，余力辞之，出矢言乃已，盖巳酉同年，在工部时，余一力推毂也。祥云川来回银库事。吴清卿赠高丽土产。书传十本、参二斤、笺一捆、扇六柄，又所著《说文古籀补》，极精妙。得衡州信，平安。

初十日（3月26日） 晴，风仍大，晚止。二起，引见内府老人。一切如昨，午后余先退。邀陈六舟彝、吴清卿大澂、游汇东、周生霖、张子腾饮，未正集，酉初散。

讲事尚未定局，赫云茹回电称不错云云。伊藤博文明日到总署。十一见王大臣，极稳重，但云其主传语，与中国一洲，当固和好，毋为西人所笑。

前数日岑电数百字，言宣光退守情形，我军空垒藏地雷，亦毙其人数百云云。镇南又小战一次。

是日内府老人班均无休致者。未初飘雪一阵，旋晴。是日寒甚。

十一日(3月27日) 晴，早寒午暖，有风。无起。满书毕入讲，作论一首，尚可，照常退。值日，未入署。司官成三、溥松来回缺。本部员外克实讷老人班休致。是日请派承修两陵岁修工程，东陵圈出恩承及臣龢，西陵徐桐、耀年。高丽人白允天曾随曹学士来，今来谒，赏以二金。

十二日(3月28日) (洋灰鼠)阴，仍寒。二起。满书毕即还宫。再来已初二，入讲如常，忽而不乐，如是终日，大约满书勉强，因而迁怒耳，然郁而弗舒，恐添枝节矣。照常退。偕同人出长安门祝克王生日。本今日，而军机提奏开十五日，故赏件未下，有福寿字，无扁额。拜客。归，恩露圃来。麟芝庵来长谈。

十三日(3月29日) 晴，午后风起沙扬。二起。先讲一刻多始还宫。已初二来，补读皆如式，惟不甚高兴。膳后批折略好，盖争一刻功夫，不如顺从之为得也。入署。派定司官带松鹤龄寿、张春叔叔煊二人，厂子派祥茂。

初九日镇南关得大胜，杀敌千馀，获一象、数马、二炮。潘、冯、苏合力，见明发。前传暖暖社失守，乃孤拔造谣惑我，今闽电无此事。

十四日(3月30日) 晴，微有风，午后极暖。二起，醇邸、军机，邸因议事特入也。先讲后还，再来已晚，未读古文也，馀皆好，照常退。出城，晤吴清卿，伊明日请训，即偕续君同赴天津，与李相同办日本所议事。到才盛馆壬子团拜，徐叔鸿办。己酉团拜，钱子密办。两处皆坐数刻。谒徐寿衡师，昨日请其看国星垣病，据云微有一线可挽回也。过厂，无所见，归薄暮。

赫德处回信已来，三条外无所索，惟总论归津约，而津约归撤

兵，必令我刻即撤兵，勿再误会，今日请旨定局，似犹深许也。伊藤因总署不作主，今日即行。庆王往送，长谈。

十五日(3月31日) 晴，有云气，稍凉。二起，吴、续等一起。先讲后还。再来早，又讲古今学术语，甚长，晚作论，尚略用心，未初三退。徐寿衡师在此与斌谈，旋同赴国宅。饭后余往国宅，知徐师诊过，云六脉全复，此大好消息也。处方纯阴，余令子馀劝服之，又到间壁新居看喜小姐。盖一发转机矣。两日吏部覆带一等人员，今日下，工部记六人。成桂、三音布、迈托逊、凤林、启绍、夏玉瑚。松寿、张叔煥来见。

外事已允，闻廿日前可画押。十一日收复凉山，敌之提督受伤。此法电，西人皆知，粤电未来。

十六日(4月1日) 浓阴，东风，地润，微雨数点。二起。长乐初自广东归，晤于朝房。功课一如昨，膳后作诗，略用心。散后入署，遇乌公。出城，吊王尔玉之弟丧，吊王莲西，卅年前故人也。过厂，见吴氏岫押于常卖家《张迁碑》一本、宋漫堂所收信札十卷、皆同时人。唐人写经一卷，皆妙品也。

凉山克复系西报传来，伤其提督，毙真法人五百，余皆教民耳。讲事即可画押。茹酋已革，议院正喧然，已有外部侍郎毕勒与金登干面议，当无虑矣。赫德云然。

十七日(4月2日) 仍阴欲雨，于此三日矣。一起。一切如昨，而欣喜合格，燮臣先下。退后诣燮臣招，陈六舟、程鄂南、张子腾同座，散薄暮。归而为人作书，甚不惬意，买纸赔之。国星恒病加剧，恐不可为也。徐师未去，尚示一方。

十八日(4月3日) 昨夜风起，而云仍未散，露日光。二起。读如昨，作诗稍顺，照常退。国姑爷来，言其兄今日好，有转机，凉药甚投也。写应酬字，极乏。题壬午闹墨一跋。

广西凉山之败始见明发，赠恤诸将。庆邸云茹已告退，讲事稍